

Sylvia Beach



Shakespeare and Co

Shakespeare and Company

莎士比亚书店

巴黎左岸，一个女人和她的传奇书店

[美] 西尔薇娅·毕奇 著 陈荣彬 译

Lending
Library

Book
Sell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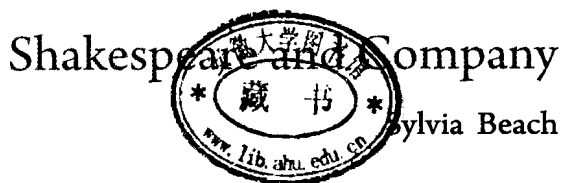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莎士比亚书店

巴黎左岸，
一个女人和她的传奇书店

[美] 西尔薇娅·毕奇 著

陈荣彬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书店 / (美) 毕奇 (Beach, S.) 著 ; 陈荣彬译. -- 北京 :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12-1468-3

I. ①莎… II. ①毕… ②陈… III. ①毕奇, S. - 回忆录 IV. ①K837.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71856号

本书中文译文由NET AND BOOKS CO.,LTD.授权使用。

莎士比亚书店

著 者: (美) 毕奇	译 者: 陈荣彬
出 版 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孙献涛
责任编辑: 高 迟 梁永春	封面设计: 韩 捷
责任校对: 傅泉泽	责任印制: 曹 铮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2 (咨询), 67078870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cs@gmw.cn shayingfeng@126.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50千字	印 张: 19.5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1468-3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1921年，巴黎，本书作者西尔薇娅·毕奇小姐（右）与友人卡拉·博多尼（左）、斯蒂芬·贝内特（中）一起站在莎士比亚书店门前的合影。



西尔薇娅·毕奇 (Sylvia Beach, 1887.3.14-1962.10.5)

梁文道
导读
莎士比亚在巴黎

听说乔治·惠特曼（George Whitman）先生仍然健在，应该有九十多岁了吧¹。这位巴黎“莎士比亚书店”的老板，前两年我还在一部纪录片里看见他对着两个年轻女孩示范自己理发的方法：点燃一根蜡烛，然后把它凑近头顶，烧一阵子，再不慌不忙地用手拍熄头发上的烈焰。

他这家店已经成为巴黎的地标了，读书人去了巴黎可以不逛铁塔，但不能不去一趟“莎士比亚书店”。假如你是个年轻而贫穷的作家，觉得有朝一日必成大器，还可以去他那里短住，就睡在二楼的书架旁边搭起来的小床上。不用付费，只要帮他打杂（同时忍受他的怪脾气）。此外，他还提供早餐，你则必须留下照片和作品；也许有天会真的成名，他的书店就多了一项活见证了。

现在实际营运“莎士比亚”的，其实是他那年轻迷人的女儿毕奇（Sylvia Beach Whitman）。光看这名字，就知道惠特曼先生

1. 本文写于2008年，当时乔治·惠特曼先生95岁，他已于2011年12月14日辞世。

多么崇拜上一代的毕奇，又是多么的希望自己创办的这家书店能够接得上老“莎士比亚”的荣光。

那当然，早在一九四一年结业的那一家“莎士比亚”根本就不是家书店，而是现代主义的震央，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产房。且看看当年那位老板西尔薇娅·毕奇 (Sylvia Beach) 的顾客名单：纪德、莫朗、庞德、曼·雷(Man Ray)、艾略特、瓦乐希、拉赫博、海明威、阿拉贡、乔伊斯、安太尔、格特鲁德·斯坦因、菲茨杰拉德、艾森斯坦²……他们在这里看书、聊天、抽烟、朗诵、办公，甚至在无聊的时候走进来看看自己今天会碰到谁。于是毕奇多了一项奇特的新业务，就是帮人收发邮件和电报，因为许多寄居巴黎的文人干脆把“剧院街·莎士比亚书店”当做自己的通信地址。

然而，真正令到“莎士比亚”名垂千古的还是出版。毕奇推却了D.H.劳伦斯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把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转介绍给其他同行；可是，一部《尤利西斯》也就够了。她怎样全心全力地协助乔伊斯，又怎样让这部文学史上的巨塔突破重重限制进入市场的故事，要知道的人早都知道了，不知道的人就该好好看看她的回忆录《莎士比亚书店》。

不知道为什么这本出了半世纪的老书要等到今天才有中文版，难道是里头的故事不精彩吗？看看达达主义大诗人阿拉贡，他和其他人一样，迷上了毕奇那美丽的妹妹；但是由于他上一个爱慕的对

2. 梁文道先生的原文是“且看看当年那位老板雪维尔·毕奇 (Sylvia Beach) 的顾客名单：纪德、莫杭、庞德、曼·雷(Man Ray)、艾略特、梵乐希、拉尔博、海明威、阿拉贡、乔伊斯、安塞尔、葛楚斯坦、费兹杰罗、艾森斯坦……”本书编辑时，根据大陆通用译名，对部分人物译名进行了修改。

象是埃及艳后的木乃伊，小毕奇也就不敢轻易接受他的心意了。

这本回忆录最有意思的还不是一大堆著名文人的奇闻异行，而是它们都过度符合大家对这些人的既有印象，典型得不得了：阿拉贡果然是这么地超现实；萨蒂果然是这么地冷静节制，而且不论晴天雨天总要带一把伞上街。至于菲茨杰拉德，就和传说一样地挥霍无度，“总是把钱放在他们住家大厅里的盘子上，如此一来，那些要来结账或者要小费的人就可以自己动手拿钱”。

叶芝一如既往地扶掖后进，他是最早为《尤利西斯》下订单的顾客之一。他的爱尔兰同乡萧伯纳就是萧伯纳，当大家都以为一向支持言论自由的他必定也会赞助这本禁书时，他却回信给毕奇：“当《尤利西斯》连载刊登出来的时候，我就读过了一部分。它以令人厌恶的方式记载了一个恶心的文明阶段，不过里面写的都是实话。我还真想派一队人马去包围都柏林，特别是包围城里面十五到三十岁的男性，强逼他们看这本充斥脏话以及胡思乱想的嘲笑与淫秽之作。……我在二十岁之际抛开这一切逃到英国；四十年后的今天，我透过乔伊斯先生的书知道都柏林还是老样子，年轻人还是跟一八七〇年代一样，满嘴说着乡巴佬的流氓混话”。“在爱尔兰，人们把猫弄干净的方式是压着它的鼻子去闻它自己的秽物。我想乔伊斯先生也是想要用同样的方式把人弄干净吧。我希望这本书能大卖”。可他自己就敬谢不敏了。

二战爆发，德军入城，毕奇那些说英语的朋友多半逃回老家，而说法语的那帮则全部成了地下反抗军。一开始书店还在营业，直到有一天，一位德国军官走进来指名要买乔伊斯的《芬尼

根守灵记》（多高的品位呀，就和我们印象中的纳粹一样，就算满手血腥照样可以弹一手漂亮的贝多芬）。可是毕奇不卖，她说店里只剩一本了。于是这位军官火了，声言要带人来充公整家店的東西。最后毕奇进了集中营。

一九四四年八月尾，盟军快要打进巴黎，毕奇也早被释放，那阵子她甚至还回到了剧院街。二十六号那天，一辆吉普车停在书店门口，毕奇“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叫喊：‘西尔维娅——’那声音传遍了整条街道”，原来是海明威！“我冲下楼去，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海明威。他把我抱起来转圈圈，一边亲吻我，而街道窗边的人们都发出欢呼声”。然后海明威问她还有什么可以做，她就请他解决仍在剧院街屋顶放冷枪的纳粹狙击手。一生以好斗的男子气自豪的海明威二话不说，招呼了几个同行的大兵上楼，“接着传来的是剧院街最后一次枪响。海明威和他的人马下来后又开着吉普车走掉了——海明威说，接下来要去解放丽池（Ritz）饭店的酒窖”。

就是这样，巴黎光复了，莎士比亚书店的故事也结束了。早已心灰意冷的毕奇没有再把店子办下去，二十年后，她把这个神圣的名字交托给乔治·惠特曼，让他延续一家巴黎英文书店血脉。虽然后者也是群贤毕至，声名大噪，但始终及不上第一代的光彩。书店凭读者留名，毕奇的莎士比亚以纪德为第一批会员，以海明威的解放而告终；一般书店往来无白丁，它却是来往尽名家，恐怕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书业史上都找不到第二家了。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撇开店子办得好，店主有魅力这些

难以客观分析的理由不谈，我想主要还是时代使然。回想二战之前，巴黎仍是全球文化首都，英语世界有点志气的文人作家都想去那儿混一阵。当他们到埠之后，这家罕有的英文书店自然成了会馆。更可注意的是一座文化首都的包容与自信。读《莎士比亚书店》，你会发现许多法国本土精英居然都是它的常客，他们不像最近妄言美国没文学的那位诺贝尔奖评审那么自大，那么以欧陆为中心；相反地，他们对英伦三岛和正在崛起的美国文学充满好奇心。

有时候那种好奇心甚至热烈到了明明不懂英文也老要来逛的地步。例如诗人莱昂—保罗·法尔格，他来书店不是看书，而是为了碰那帮包括英语作家在内的“好家伙”。其中一个住在楼上的“好家伙”因为工作不愿开门，一抬头竟发现法尔格从窗外盯着他瞧；原来他弄来了一道梯子，自己爬到人家窗口！

老世界的英语书店既然聚着一群新世界的新锐，它自己的精英也就自然跟着过来凑热闹了。这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契机，大战一过，欧洲尽成废墟，美国趁势而起，纽约渐渐取代巴黎，曼·雷等欧洲人也都到了大洋彼岸定居，莎士比亚的故事就很难继续说下去。

一个老外开书局，我们当然会联想起在上海卖日文书的内山书店。西尔薇娅·毕奇替乔伊斯出了《尤利西斯》，内山完造也帮鲁迅出版了不少东西；乔伊斯把莎士比亚书店当办公室，鲁迅也用内山书店来会客。一部英文小说要在巴黎出版，是因为当时的英语世界太封闭；鲁迅的中文作品要在上海这个

“半殖民地”面世，而且得靠一个日本友人协助，则是那年头中国政治情势的悲剧。保守的英语世界把自己的天才赶到了巴黎，比较新潮的日本却用它的出版品引来一群求知若渴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有人把这两家几乎同代的书店放在一起，为它们写一个既平行又相异的故事，那该有多好看呀。

译序
巴黎舞台上的英美
现代主义

初次知道西尔薇娅·毕奇（Sylvia Beach）这个奇女子，是多年前翻译一本乔伊斯（James Joyce）的传记时。该传记作者是知名爱尔兰女作家，她对乔伊斯与几位女性的关系多所着墨——其中帮助他在巴黎安顿下来，屡屡义助其全家，并且出版《尤利西斯》（Ulysses）的，就是西尔薇娅·毕奇。

一九八三年，诺埃尔·赖利·菲奇（Noel Riley Fitch）出版了《西尔薇娅·毕奇与迷惘的一代：二三十年代的巴黎文学史》（Sylvia Beach and the Lost Generation: A History of Literary Paris in the Twenties and Thirties），对毕奇小姐一生在巴黎的活动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值得有兴趣者作为延伸阅读的参考。

已逝法国国家档案中心主任安德烈·尚松（Andre Chamson）也是个小说家，他从年轻时就认识毕奇小姐。尚松曾这样回忆她：“她就像只传播花粉的蜜蜂，作家们都透过她才能互利互助，英、美、爱、法四国在她促成下更紧密联系在一

起，四国大使的功劳加起来也没她大。”莎士比亚书店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在巴黎的活动基地，兼有图书馆、邮局、银行等多种功能，店主毕奇小姐堪称现代主义最重要的“保姆”之一——而“教母”或许是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

除了与乔伊斯的关系之外，美国小说家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与毕奇小姐之间的关系也是现代主义文学非常重要的一页，海明威的巴黎生活回忆录《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中有一章就专门用来回忆毕奇小姐，而本书最后一章也生动描写了海明威与她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重逢的过程。当时担任战地记者的海明威带着自己的人马解放了毕奇小姐居住的剧院街，两人带着泪眼拥抱对方，字里行间所释放出的真情，令人动容。

很高兴有机会翻译这本书，而这本书是任何一个想了解英、美、法三国现代主义文学的人都不能错过的。

目 录

导读 莎士比亚在巴黎（梁文道）· 1

译序 巴黎舞台上的英美现代主义· 7

谁是西尔薇娅？· 1

灰暗的小书店· 11

莎士比亚书店开张· 21

美国来的朝圣者· 33

遇见乔伊斯· 49

对《尤利西斯》伸出援手· 65

剧院街十二号· 79

二十岁之前就读完所有东西的人· 95

最佳顾客海明威· 109

如何偷渡一本禁书· 119

布赖尔· 141

店里的杂务· 147

《机械芭蕾》· 165

惠特曼在巴黎· 179

于勒· 罗曼与他的“伙伴们”· 203

我们亲爱的纪德· 215

《流亡》与两张唱片 · 223

海盗版 · 237

《芬尼根守灵记》 · 249

远离尘嚣 · 259

《尤利西斯》的版权与我 · 271

德军占领法国之后 · 285

海明威解放剧院街 · 291

附录 西尔薇娅 · 毕奇年表 · 295

谁是西尔薇娅？

我的父亲西尔威斯特·伍德布里奇·毕奇（Sylvester Woodbridge Beach）牧师是一位神学博士，也是隶属于长老教会的神职人员，他曾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镇的第一长老教会教堂当了十七年的驻堂牧师。

《芒西杂志》（Munsey Magazine）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根据文章中有趣的族谱，我祖母的娘家，也就是伍德布里奇家族的祖先，曾经有十二三代的时间都是父传子、子传孙的神职人员。我的妹妹霍莉（Holly）是个为求真相而不计一切代价的人——她深入调查这件事，结果揭发了故事背后的真相，其实只有九个神职人员，但是我们对这数字都很满意。

我母亲娘家姓奥比森（Orbison），她就像是神话中的人物一样，是从泉水中涌出的。我的意思是，她有个祖先是一位叫做詹姆斯·哈里斯的船长（Captain James Harris），他在后院东挖西挖的时候发现了一道很棒的泉水，也从此衍生出一个位于阿利根尼山脉的小镇：好泉镇（Bellefonte）。这名字是哈里斯太太想出来的。对于这件事，我个人比较偏好妈妈对我说的“版本”——

拉法耶特侯爵¹路过时要了一杯泉水喝，结果大叫：“这泉水真棒！”但我也知道，法国人是死都不会跟人要水喝的。

妈妈诞生的地方不是他们位于宾州山区的老家，而是在印度的拉瓦尔品第市（Rawalpindi）²，她父亲是一个在当地传教的医生。我外公奥比森先生把家人带回好泉镇，他的遗孀在小镇把四个小孩抚养长大，并且在镇上度过余生，大家对她的尊敬几乎跟那一道名泉不相上下。

妈妈读的是好泉高中，她的拉丁文老师是一个刚刚从普林斯顿学院³与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的高帅年轻人，也就是西尔威斯特·伍德布里奇·毕奇。他们订婚时她年仅十六岁，但是两年后才结婚。

父亲一开始被教会派到巴尔的摩，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下一个派驻地是新泽西的布里奇顿市（Bridgeton），他在那里的第一长老教会教堂当了十二年的驻堂牧师。

大概在我十四岁的时候，父亲把全家人都带到巴黎——包括妈妈，我两个妹妹霍莉与西普莉安，还有我。其实一直有人要找父亲去接管当地的学生会（Students Atelier Reunions）——当时蒙帕尔纳斯区（Montparnasse）还没设立舒适的美国学生俱乐部。在思乡情绪的渲染下，美国的学生们每周日早上都会聚在蒙帕尔纳斯区的一个大画室里面，并邀请当时一些最棒的歌手，像是玛

1. 拉法耶特侯爵（Lafayette）：全名吉尔伯特·德·莫蒂勒（Gilbert du Motier, 1757–1834），是一位法国军人，美国革命战争期间担任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将军麾下的大将，后来又参加法国大革命。

2. 拉瓦尔品第现归属于巴基斯坦。

3. 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普大与长老教会、普林斯顿神学院有密切的关系。